

# 啊 拓荒者!

〔美〕薇拉·凯瑟著

宋运田 任 湘译

湖南人民出版社

---

Willa Cather  
O PIONEERS!  
根据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Boston版译出

**啊 拓荒者!**

(美)薇拉·凯瑟 著  
宋运田 任 湘 译  
责任编辑: 龚绍忍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岳阳地区印刷厂印刷

\*

1985年1月 第1版 第1次印刷  
字数: 125,000 印张: 6.5 印数: 1-10,300  
统一书号: 10109·1827 定价: 0.70元

## 内 容 提 要

本书写十九世纪末欧洲移民去美国，在内布拉斯加大草原拓荒的艰辛历程，歌颂了他们披荆斩棘，建设新生活的创业精神。书中成功地塑造了女主人公亚历山德拉这个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拓荒者的动人形象：她热爱土地，百折不挠，勇于创新，终于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说她百折不挠，是因为她是在风暴中成长的；说她勇于创新，是因为她目光犀利，高瞻远瞩，敢于甩开贫穷、落后，走向胜利。全书情节安排顺其自然，错综而无枝蔓，和谐而不单调，娓娓道来，真如“琵琶弦上说相思”，极细腻缠绵之致。

## 草 原 的 春 天

傍晚，平展的土地，  
丰盈、模糊而又沉寂；  
初耕的、宽阔的田亩，  
乌黑雄浑，粗犷有力；  
小麦与野草争荣，  
马儿伴农夫作息；  
道路漫长，旷无人迹，  
落日欹晖，长天凝碧。  
在这一切的映衬下，  
青春——

象野玫瑰的花儿红似火，  
象沃野晴空云雀在欢歌，  
象夜色初临时星光的闪烁，  
青春——

怀着难耐的甜蜜，  
怀着迫切的需要，  
怀着热烈的期望，  
从沉默的唇边，  
从微茫的薄暮，  
放声唱啊，唱啊！

## 目 录

|     |            |        |
|-----|------------|--------|
| 第一章 | 荒芜的土地····· | ( 1 )  |
| 第二章 | 邻近的庄田····· | ( 47 ) |
| 第三章 | 冬天的回忆····· | (120)  |
| 第四章 | 白桑树·····   | (134)  |
| 第五章 | 亚历山德拉····· | (174)  |

## 第一章 荒芜的土地

### 1

三十年前，元月某日，内布拉斯加高原狂风大作，座落在那儿的汉诺佛小城几乎要被吹炸了。雪片从灰暗的天空旋卷而下，飘落在这灰色草原上簇拥着的一座座淡褐色的低矮房屋上。这些房屋是偶然地建立在坚韧的胶泥草地上的；有些看起来似乎是一夜之间迁移过来，而另一些则好象随时准备远走高飞，奔向那开阔的平原，没有一家象要永远定居下来的样子。狂风在屋顶上，甚至在屋檐下，整天咆哮。城内的主街，一条留有很深车辙的马路，冻得硬梆梆的。这条马路北起低矮的红色火车站和筒形的“谷仓”，南至锯木厂和饮马池。马路两旁零零落落地散布着参差不齐的木头房子：那就是一家综合商店，两家银行，一家药店，一个饲料供应站，一家酒馆和一所邮政局。木板人行道上的积雪被来往行人踩成了灰褐色。时值下午两点，吃过午饭回到店里的职员们，十分舒适惬意地站在结满霜花的橱窗后面。孩子们都上

学去了。街上只有一些面皮粗糙的乡下人，他们穿着质量低劣的大衣，头上戴的长筒帽子几乎拉到鼻尖上。其中有几个人把他们的老婆也带进城来了，因此，红色的或格子花呢披巾不时地在一家家商店的橱窗前闪现。沿街的拴马桩上系着几匹拉大车的马，它们身上披着毯子，冻得浑身发抖。车站周围一片寂静，因为夜晚之前不再有火车进站了。

一家商店门前的人行道上，坐着一个瑞典小孩，在悲伤地哭泣。他大约五岁，但他那件宽大的黑色粗布外衣却使他看上去象个小老头。他那条皱缩的褐色法兰绒裤子，已经洗过多次，在裤脚与笨重的古铜色鞋子之间，露出好大一截长统袜子来。他的帽子拉得盖住了耳朵，他的鼻子和圆鼓鼓的脸蛋冻得皴裂发紫。他小声地啜泣着。从他身边匆匆走过的几个行人，谁也不去理会他。他不敢叫住他们，也不敢走进商店里去请求别人帮助。于是，他只好坐在那里，两手不停地拧着他那长袖子，抬起双眼瞅着身边的电杆，嚤嚤地呜咽着：“我的小猫，啊，我的小猫！她快要冻死了！”在电杆的上端，趴伏着一只冻得发抖的小灰猫，爪子紧紧地抓住电杆，有气无力地喵喵叫着。这个孩子是在他姐姐上医生门诊室时给留在商店里的，而当他姐姐不在时，他的小猫遭到了一只狗的追逐，竟吓得爬到电杆上去了。这个小东西从来没有爬过那么高，所以，她吓得一动也不动。她的主人绝望地坐在那里。他是个乡下孩子，而他目前所在的小城镇对他来说，却是个奇怪而又惶惑不解的地方。在这里，人们穿着漂亮的衣服，但却有着铁石般的心肠。他在这里不免感到胆怯

和不自在。因此，他总是躲躲闪闪，唯恐别人耻笑他。现在，他实在难过，于是就顾不上这一点了。最后，他似乎看到了一丝希望：他的姐姐走回来了。他站起身，拖站着两只笨重的鞋子向她跑去。

她姐姐是一位高挑个儿，身强力壮的姑娘。她稳健而轻快地走着，好象她十分明确自己要到哪里去，下一步要干什么。她穿着一件男式风衣（这对她好象并非一种委屈，而是一种享受，男式风衣仿佛天生是该她穿的，她穿着就象一个年轻战士一样），头戴一顶马绒圆帽，又用一条厚厚的纱巾紧紧地系着。她有一副严肃深思的面相，一双清澈碧蓝的眼睛直直地凝视着前方，但并不使你感到她正看着什么，而是好象专注地考虑着什么。直到那个小孩拉拉她的衣服时，她才仿佛注意到了他。她突然停下了脚步，弓下身子去擦拭那孩子湿漉漉的脸蛋。

“啊，爱弥儿！我不是要你留在店里不出来吗？你怎么啦？”

“我的小猫，姐姐，我的小猫！是一个男人把她放出来的，一只狗把她赶到那里去了。”说着，他从大衣袖筒里伸出食指，指着趴在电杆顶上的那个可怜的小东西。

“哦，爱弥儿！我不是给你说过，如果带她进城，就要给我们添麻烦的吗？你这不是故意给我找事吗？哎，我就早该料到这一点了。”她走到电杆前，伸出双手，大声召唤道：“咪咪，咪咪，咪咪。”但那只小猫只是喵喵地叫，无力地摆动着尾巴。亚历山德拉果断地把脸转开。“看来她是



不想下来了，得有人上去把她捉下来。刚才我看到林斯特拉姆家的马车在城里，我去看看能不能找到卡尔。也许他能帮我们一下忙，你别再哭哭啼啼了，不然，我就撒手不管。你的毛围巾放哪去了？你把它忘在商店里了吧？没关系，站好，让我把这个给你围上。”

她从头上解下那条褐色纱巾，把它围在他的脖子上。这时，一个衣着破烂的孩子似的游学者正从商店里走出来往酒馆去，他停下脚步，呆呆地望着她那去掉纱巾露出来的闪闪发亮的头发。她那两条粗粗的辫子是按照德国式样盘结在头上的，从帽子下边露出几绺微红的黄发髻。那个男人从嘴里取出正在吸的雪茄，把噙湿的那头夹在戴着毛织手套的两个手指中间。“哎呀，姑娘，多好看的头发！”他惊叫道，显得十分天真而又愚蠢。她用亚马孙族妇女的那种勇猛强悍的目光瞪了他一眼，同时下唇动了一动——这种严峻有点异乎常情。目光之凌厉，使得那个孩子似的游学者悚然一惊，手中的烟头不由自主地掉在了人行道上，于是，他只好灰溜溜地冒着大风向酒馆走去。当他从酒保手中接过酒杯时，手还在颤抖。他的逢场作戏的调情，过去也曾遭到挫折，但从来没有受过如此无情的嘲弄。他感到惭愧、委屈，觉得好象有人在捉弄他。当一个游学者在毫无生气的小城里游逛或坐着满是灰尘的肮脏的小汽车缓缓驶过严寒的乡村时，如果他巧遇上一个美人，他难免会突然渴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个有家有室的男人，难道他为此就该受到指责吗？

当那个孩子似的游学者正在借酒来恢复他的情绪时，亚

历山德拉已匆匆地跑到了药店①，因为在那里最有希望找到卡尔·林斯特拉姆。刚好，他正在那里看药剂师把一包颜料递给那些搞瓷器绘画的汉诺佛妇女。亚历山德拉向他解释了她的麻烦后，那个男孩就跟她来到了那个拐角处，爱弥儿仍然坐在那根电杆旁边。

“亚历山德拉，我得上去把她抱下来。我想火车站有脚扣，我去借来用用。你等一会。”卡尔把手往衣袋里一插，低下头，迎着北风向街那头跑去。他十五岁了，高个儿，瘦弱，有点鸡胸。当他拿着脚扣回来时，亚历山德拉问他的大衣弄哪去了。

“我把它忘到药店里了。没关系，反正穿着大衣也爬不上电杆啊。要是我摔下来，你可要接我一把，爱弥儿。”他一边往上爬，一边回头这样说。亚历山德拉焦急地望着他，在地上站着冷得够呛。那只小猫一动也不敢动，卡尔不得不一直爬到顶，用好大劲才把她的爪子从电杆上掰开。下了电杆，卡尔把小猫交给了她那眼泪汪汪的小主人。“爱弥儿，现在和你的小猫一块进店里暖和暖和吧！”他给爱弥儿开了门。“等等，亚历山德拉，何不让我赶车把你们送回家去？天愈来愈冷了。你见到医生了吗？”

“见到了。他明天就过来。但是，他说父亲好不了啦，好不了啦。”姑娘的嘴唇颤动了几下。她抬起头来坚定地凝视着铅灰色的大街，好象在鼓起勇气去面对现实，竭尽全力

---

① drug store—除兼卖杂货外，并贩卖食物、饮料。

——译者注

去理解它，不管有多大困难，她也必须去对付它。寒风不时地吹动着她的衣襟。

卡尔默然不语，但她感到了他的同情。他也是孤单无助的。他是个虚弱、消瘦的孩子，有一双深沉的眼睛，举止稳重，态度大方。在他那消瘦的脸上，总是露出一层文弱的苍白，而他的嘴巴对一个孩子来说却显得过于敏感；一缕辛酸和怀疑的神情，时时隐现在他的唇边。这两个朋友在大风呼啸的街道拐角处站了一会，他们默不作声，好象两个迷路的游人，有时停下步子，默然承认自己的迷惑和纷乱。然后，卡尔转身走开，说：“我去给你准备好车子。”亚历山德拉也随即走进店里，把买的东西收拾到箱子里，烤烤火，准备冲着严寒乘车回去。

她去寻找爱弥儿时，发现他坐在服装和地毯门市部前的台阶上，正在和一个波希米亚小女孩玛丽·托夫斯基一起玩耍，她把小手帕当作一顶女帽罩在小猫的头上。玛丽是和她妈妈一道从俄马哈来看她叔叔乔·托夫斯基的。在这里，她是个陌生人。她皮肤黝黑，有着棕色的鬈发，跟浅黑型女布娃娃的头发一模一样。她还有一张红红的小嘴和一对黄褐色的圆圆的大眼睛。人们都被她的这双眼睛吸引住了；她那棕色的虹膜透出金色的光芒，使那两只眼睛看起来很象金光闪闪的宝石，象那种被人们称作老虎眼的科罗拉多宝石。

当地乡下孩子们穿的衣服拖到脚面上，而这个城里孩子的装束却是仿照凯特·格林纳维①的式样。她那件红色开士

---

① Kate Greenaway—(1846—1901) 英国女画家。一译者注

米罩衣，上部露胸，下部撒垂，几乎拖到地上。这件衣服连同她那顶朝前翘起的阔边女帽，把她给打扮成了一副离奇有趣的小妇人模样。她的脖子上还围着一条雪白的女式毛披肩。当爱弥儿羡慕地用手指抚摸着它时，她并没有显示出不耐烦的神情。亚历山德拉看到这种情景，也就不忍心把他从这样一个好伙伴身边拉走了。她让他俩在一块玩小猫，直到乔·托夫斯基喧闹地走过来，好象有意让别人欣赏似地把他的侄女驼在肩上。乔的孩子都是男的，所以，他特别喜欢这个小宝贝。他的朋友们在身旁围成个圈和她逗乐，而她也温顺大方地和他们一起玩笑。她是一个这样美丽可爱的孩子，难怪大家都喜欢接近她，逗她玩。他们对她说，她必须在他们中间挑出一个爱人来，于是，他们便都整衣作态，开始对她争献殷勤，给她糖呀，小猪呀，小牛呀等等。她调皮地望着这些大大的、棕色的、满是胡髭的脸，闻闻他们的烟酒味，然后用她那细嫩的手，指着乔的硬毛丛生的下巴说，“他就是我的爱人。”

那些波希米亚人都哄堂大笑起来，而乔则把玛丽抱得更紧，直到她大声嚷嚷，“别用力抱我呀，乔叔叔！把我痛死了。”乔的每个朋友给她一盒糖，她便一个一个地亲吻致谢，尽管她对那些乡间的糖不怎么喜欢。这使她想起了爱弥儿。“放下我，乔叔叔，”她说。“我要把这些糖送给我刚才认识的那个小男孩。”她彬彬有礼地来到了爱弥儿跟前，后边跟着她那群强壮的爱慕者，他们形成了一个新的包围圈来取笑那个男孩。他臊得把脸直往他姐姐的衣服里藏，使得

他姐姐不得不责怪他太孩子气了。

从农场来的人们纷纷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妇女们开始清点她们买的杂货，把大红披肩披在头上；男人们用他们剩下的钱买些烟叶和糖块，他们又互相打量着买到的新鞋子、手套和法兰绒上衣。三个彪形波希米亚男人正在饮着混有肉桂油的怪味烈酒。据说，这种酒有很好的御寒作用。他们每饮一盅，就对着酒瓶津津有味地咂咂嘴。他们纵饮的欢声笑语淹没了屋里的其它声音，暖烘烘的店里弥漫着烟草的浓烟，潮湿的衣服和煤油散发出难闻的气味。

卡尔穿着大衣，手里提着带铜扣手的木箱子走了进来。

“走吧，”他说，“我把马喂好饮过水了，车子也已经套好。”他把爱弥儿抱了出去，放在车厢里的草堆上。温暖的气息使爱弥儿很快有了睡意，可他仍然紧紧地抱住那只小猫。

“你真好，爬那么高把我的小猫捉下来了，卡尔。我长大了，也要爬老高老高地给小孩子捉猫，”他昏昏欲睡地喃喃道。马儿还没有越过第一道山梁，爱弥儿和他的小猫便早已进入梦乡了。

虽然只是四点钟，可冬天的阳光已经暗下来。大路向着西南伸展开去，前面只有从铅灰色的天空中露出来的一条淡淡的、时隐时现的光带。斜晖脉脉地照着两个忧心忡忡的年轻人，他们寂然无语地对着这束阳光：它照在那女孩的脸上，她似乎怀着痛苦的迷惑在展望着未来；它也照在那男孩的忧郁的眼睛上，他似乎在回顾过去的岁月。他们身后边的

那座小城已经消失，好象从来没人看见过似地落在辽阔的草原后面；而那天寒地冻的乡村，敞开胸怀，在欢迎他们。乡村里的住家户稀稀落落，蓝天下到处耸立着的风车，呈现出荒凉的景象，山谷里屈蹲着几所低矮的泥草房子。但是，伟大的现实是土地本身，它似乎淹没了在那昏暗的荒芜中不断挣扎着的人类社会的端倪。正是面对这一漠漠无情的现实，那男孩子才感到难以名状的痛苦；因为他感到人们太无能为力了，不能在这里留下任何一点点痕迹，而土地却是如此的任性，顽强地在施展着它的威力，以保持它那种独特的、荒凉的美和它那无尽的悲怆。

马车在冻得硬梆梆的马路上颠簸着。两个朋友比平时谈话更少，好象寒冷刺进了他们的心房。

“娄和奥斯卡今天去布陆打柴了吗？”卡尔问。

“去了。我真后悔让他们去了，天变得这么冷。可是，母亲，母亲总担心柴不够烧。”她停了停，抬起手从前额向后挑一挑头发。“我不知道，要是父亲去世了，我们可怎么办？我实在不敢去想它。我真希望和他一块死去，让野草重新长起来覆盖着这一切。”

卡尔没应声。挪威人的坟地就在他们的前面，那儿浓密的野草的确已经重新长起，覆盖了地上的一切，甚至遮没了铁丝篱笆。卡尔感到他实在爱莫能助，因此也就无话可说。

“当然，”亚历山德拉继续说，声音变得较为坚定，“男孩子身强力壮，干活能吃苦，可我们一直是依靠父亲过活的，对我们的将来，我简直不敢设想。我总觉得我们的前

程似乎十分渺茫。”

“你父亲知道吗？”

“是的，我想他知道了。他躺在床上，整天搬着指头在掐算。他一定是在数着给我们留下的东西吧。我们的鸡一冬天都在下蛋，这倒可以弄到一点收入，对父亲来说，这也是个极大的安慰。我希望我们能不让父亲再为种种琐事操心。我们现在没有多少日子和他在一块了。”

“如果哪天晚上把我的幻灯拿去放给他看看，不知道他高兴不？”

亚历山德拉把脸转向他。“哦，卡尔！你有幻灯？”

“是啊，就在车后边草堆里。你没看见我扛的那个木箱子吗？今天早上，我一直在药店地下室做试验。效果很好，图象又大又清楚。”

“是些什么图片？”

“噢，是在德国狩猎时拍的，还有鲁滨逊漂流记以及食人者的有趣画片。我打算根据安徒生的童话再画几张灯片呢。”

亚历山德拉的脸上现出一丝高兴的笑容。不少孩子给人留下了这样的印象，他们不得不急速长大成人。“你一定把它带到我家来，卡尔。我巴不得现在就能看到，我想它一定会使父亲高兴。画片都是彩色的吗？要是的话，父亲更加喜欢。他喜欢我从城里给他买回的日历画呢，我也希望能给他多买些。你不要再送我了，好吗？有你的陪伴，我真感到高兴。”

卡尔把马停了下来，犹豫地望着黑沉沉的天空。“天很黑了。当然，马会把你们拉回家的，不过，我想最好把灯笼点上，你好使用。”

他把马缰绳递给她，爬到后车厢里，蜷成一团，用大衣围成一个篷帐。划了十几根火柴，好不容易才把灯笼点着。然后，他把灯笼放在她面前，灯的一半还用毯子遮着，以防光线照着她的眼睛。“哦，等我找一下箱子。好啦，找到了。晚安，亚历山德拉。千万别着急！”说罢，卡尔从车上跳到地上，穿过田野，向林斯特拉姆家跑去。“嗨——嗨——嗨！”当他翻过一道横坎即将走进一个沙谷时，他回过头来这样高兴地呼喊。大风也“嗨——嗨——嗨！”地传来了回声。亚历山德拉一个人驾驶着马车。马车发出的格格声淹没在大风的呼啸之中，只有她那两脚间闪闪发光的灯笼，成了公路上缓慢移动的唯一光点，渐渐地消失在夜色苍芒的乡村旷野里。

## 2

约翰·柏克森奄奄一息地躺在一所低矮的木头房子里。这所房子座落在一个寒冷的、满目荒凉的山岭上。柏克森家比别人家的房子都容易找到，因为它俯瞰着挪威湾，一条浅浅的、充满泥沙的、时流时涸的小河蜿蜒在深谷的底部。深谷两壁陡峭的斜坡上，长满灌木丛、三角叶杨和矮小的桦



木。这条小河是它毗邻的农场的见证。在对一个新国家的所有模糊不清的认识中，人类里程碑的欠缺，是最使人灰心丧气的了。落矶山分水岭上的房子大都矮小，而且常常隐没在低凹的地方：人们往往走到跟前才能发现。大多数的房子是用草根泥建成的，它们只不过是固定在地面上的另一种形式而已。道路则是草地上模糊不清的小径，田地几乎不惹人注目。这里耕作的记载并不重要，正象史前部族留在岩石上的微弱痕迹那样，显得不很明确，也许它们只是冰川的标志，而不是人类斗争的记录。

在十一年的漫长岁月中，约翰·柏克森，在他辛勤耕耘的荒芜土地上，几乎没有留下多少痕迹。那片土地仍然满目荒凉，时刻呈现出它那可怕的横暴无常；没有人能说出，什么时候或者什么原因会遭此横暴，灾难是随时可以从天而降的。苍天对人太不友好了。亚历山德拉从城里回来的第二天，医生就过来给他父亲看了病。医生走后，病人躺在床上，望着窗外的景色，不禁心潮起伏；外边展现出那片老样子的、几英里宽的、灰漠漠的空旷土地。从他眼前直到地平线之间的每一道山梁和沟壑，他对它了若指掌。南边是他的耕田；东边是草根泥砌成的谷仓①、牲畜栏、池塘——接着是草地。

柏克森回忆起了许多使他难忘的往事。一年冬天，在一次暴风雪中，他的牲畜全冻死了。第二年夏天，他的一匹耕马陷在土拨鼠洞里折断了腿，于是，他只好把它杀掉。还有一年夏天，他的猪患虎列拉病死光了，一匹很值钱的种马被

① barn 在美国亦作牛马房用。——译者注